

一杯清酒，一腔赤诚

○安格

读稼轩词，常有一缕清冽酒气，伴着松间月色，自纸间缓缓漫上心尖。

他笔下的酒，从不是笙歌宴上的点缀，也非风月闲情里的附庸，而是山河入梦时的轻声喟叹，是壮志未歇时，最温柔也最滚烫的寄托。

少年时的他，本是从北地长风里走来的英雄。生于乱云四合之际，长在故国残破山河之间，他收复中原的信念，早已随血脉静静流淌。二十多岁，轻骑闯营，千里南归，意气如剑，锋芒照人。那时对饮的酒，该是温热而滚烫的，盛着少年锐气，也盛着对家国最澄澈的赤诚。豪情盈怀时，他慨然放言：“我饮不须劝，正怕酒樽空。”何等快意，何等坦荡，仿佛世间万事，皆可入酒，一醉倾之。

可南归之后，岁月忽然慢了，也渐渐凉了。朝廷偏安江南，江风软语，却吹不散他眉间锁着的万里山河。空有一身报国肝胆，终究只能在闲居岁月里辗转浮沉。“身世酒杯中，万事皆空。”满腔心事无处安放，便一一倾入杯中。壮志难酬时，他唯有长叹：“万事一杯酒，长叹复长歌。”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，一枕清梦惊破，唯有鬓边霜雪，在无人知晓的夜里，悄然生长。

后来，他归隐瓢泉，松影绕窗，山色入帘。仕途失意，家宅遭火，人间风雨一并袭来，唯有酒，成了最沉默也最忠实的知己。山水田园间，他亦自寻一份清趣：“醉扶孤石看飞泉。”酒意微醺，倚石静坐，看飞泉漱石，流云过檐，倒也自成一

段悠然光景。

在《西江月》中，他写“醉里且贪欢笑”，字面上疏放旷达，细品却满含温柔的隐忍。最动人是那一段醉态：“昨夜松边醉倒，问松我醉何如。只疑松动要来扶，以手推松曰去。”醉卧松旁，与松影对话，似嗔似斥，看似狂放，不过是一颗骄傲的心，至死不肯向世事低头。酒可醉身，却醉不了初心；山河万里，依旧在他心底清明如镜。

同一时期，他又作《沁园春》，故作嗔怒，要与酒杯决绝。他唤道：“杯汝来前。”絮絮数落酒的种种害处，仿佛要就此断念。可篇末一句“麾之即去，招则须来”，轻轻一语，便道尽心底柔软。他不是贪恋杯中滋味，只是尘世喧嚣，知己寥寥，唯一一盏清酒，能容他卸下铠甲，安放半生风雨与不甘，静静倾听他无人可诉的山河旧梦。

稼轩的酒，从来不是沉沦，而是坚守。纵是山居岁久，闲愁万千，他心中的中原故土，从未模糊半分。酒入愁肠，化作月色与剑气；词落纸上，藏尽一生孤勇与赤诚。

千年之后，松风依旧，月色依然。再读那些与酒相伴的词句，仍能触摸到一颗温柔而不屈的灵魂。

一杯清酒，一阙闲词，一颗从未凉透的山河心！

他未曾被那个时代温柔以待，却以最柔软、最坚韧的坚守，在南宋词坛，凝成一抹跨越千年、永不消散的白月光。

手捧一本喜欢的书

○杨力

遇见一本喜欢的书，就像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一个懂你的人。那种感觉，更像是久别重逢。

去年夏天，我在老城区闲逛，走进了一家旧书店。店主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头，边懒洋洋地摇着蒲扇。店里光线昏暗，四处堆叠着泛黄的旧书。我本来没抱什么希望，随手翻了翻那些落满灰尘的旧书。

在最底层的角落里，我看到了汪曾祺的散文集《人间草木》。封面已经褪色，边角微微卷起，上面画着一朵蓝色的牵牛花。我抽出来翻看，扉页上有一行清秀字迹：“购于2011年10月，细雨蒙蒙中读完此书，心中欢喜。”忽然觉得，这本书在等下一个懂它的人。我花了五元钱，把它带回了家。

那天下午，我坐在阳台上，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书页间弥漫着淡淡的旧纸气息。汪曾祺写栀子花——栀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：“去你的，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！”

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原来生活可以这样有趣。合上书页，我泡了一杯薄荷茶，学着书里的样子细细品味。凉意从舌尖蔓延到喉咙，整个人都清爽了。

这本书像一位温和的长者，教会我慢下来，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诗意。它让我明白：生活的质地，就藏在这些琐碎的日常里。

如果说《人间草木》是午后温暖的阳光，那另一本书就是夜晚惊心动魄的暴风雨。

那天路过一家新开的书店，落地窗后面，一个烫金封面吸引了我的目光。那是一本新版的《百年孤独》，这本书我已经读过多次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又爽快地买了一本。

那晚回到家，我捧着新版的《百年孤独》读了起来，书中熟悉的人物、熟悉的画面再次展现在眼前。恍惚间，我跟着美人蕾梅黛丝飞上天空，跟着梅尔基亚德斯的预言在迷宫中穿行……夜深了，窗外有虫鸣，我沉浸在马孔多那个魔幻的小镇里。当读到“家族中的第一个人被捆在一棵树上，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”时，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放下书走到窗前，城市在沉睡，星星在天上闪着微光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渺小，又忽然觉得自己很辽阔。渺小的是个体生命在时间长河中的短暂，辽阔的是人类精神世界可以抵达的远方。

这本书让我思考什么是时间、什么是命运、什么是真正的孤独。它不像《人间草木》那样教会我安住于当下，而是把我抛向更远的地方，让我去追问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。

每一本书，都是一个新世界的入口。它们让我在平凡的生活里活过千百种人生，在有限的时间内抵达无限的远方。手捧一本喜欢的书，就是手捧一个崭新的世界。而我有幸，拥有了多个。

连载⑤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武俊岭

谢榛打了个哈欠，嘴角有点口水流出。谢榛连忙用手掌擦拭。擦完口水，手掌随便往上一摩，感觉出皱纹的纹路。这让谢榛一时又沉重了：自己比这女人大这么多。别去想了，快回大厅吧。于是，谢榛在前，贾姬在后，返回大厅。

谢榛看到赵王、顾、郑三人眼睛里都有笑意，便有了一点忸怩。贾姬低着头站在谢榛身后。

赵王说，贾姬可以回去了。

贾姬朝赵王施礼，然后由两个婢女陪着走了下去。

赵王笑着问谢榛，先生，美女之枕，合适与否？

谢榛脸红了，有点结巴地说，殿下，这事实是在让草民难堪。

赵王说，这有什么难堪的？你是诗人，诗人是离不开女人与美酒的。

顾圣之说，老谢，对殿下的美意，你还不谢谢？

谢榛听了，端起杯子，敬赵王酒，说，草民何幸，得到殿下这样眷顾。请殿下饮一杯酒！

赵王笑一笑，一口喝干。

随即，顾圣之、郑若庸又敬赵王酒。

席散，谢榛、顾圣之、郑若庸返回客房休息。路上，顾圣之对谢榛说，老谢，感觉你要一树梨花压海棠了。

谢榛佯怒，说，去去去，别拿老哥开玩笑！

一进腊月门，谢榛便操持着把两个儿子的婚事办了。之前，谢榛与妻子商量，老宅大而人多，自己年龄大了，想图个清静。这样，谢榛就与妻子搬到租来的后面那个院子。腾出来的房子，当作

老四婚房。谢榛最喜欢的小儿子元烛，则结婚在租来的前面那个院子里。

老院里的四个儿子，在一个灶房里合伙吃饭。谢榛妻子每天跑到前院，指导老五媳妇做饭。老五媳妇家虽然是富户，但自幼什么活都干过。这样，时间不长，老五媳妇便把饭做得极有风味了。

谢榛的家事安定下来了。这天半下午，谢榛正想看看书，突然，院门被敲响。来拜访的人，是卢楠。

谢榛看到卢楠，第一眼的感觉是卢楠老了。本来，卢楠比自己小十一岁，但现在差不多反了过来：卢楠看着比自己大十岁。

谢榛说，老弟受苦了。你看你，头发差不多全白了。

谢榛把卢楠让至屋中，坐下。妻子过来见过，然后把水沏上，退到一边去了。

卢楠突然站起，想对谢榛跪下磕头。谢榛反应极快，站起来抓住卢楠，按在椅子上，严厉地说，次梗，你这是做什么？

卢楠泪汪汪的，说，小弟受难入狱，如果没有兄长进京诉冤，现在也出不了狱。

谢榛说，次梗，看着你在监狱里受苦，我能不管吗？

卢楠说，这正是你的侠义之处。

谢榛说，这不算什么。

谢榛的毫无德色，让卢楠更加感动了。他说，停会儿我们两个找一家上好的酒楼，我请你喝一杯！

你到安阳来了，不能让你请客！

老哥不要与我争了！卢家虽然败落了，但还有一百多亩土地。

先不说这个。明天，我带你去拜见赵王。你在狱中作的几篇赋，是赵王出资刻印的。他还帮着出主意营救你。到了京师，刑部的好几个官员，都帮着替你申冤，有李攀龙、王世贞几位，还有次辅严讷。自然，陆光祖是直接出力的人物。除此之外，在京师还有很多见闻、很多故事，等会儿到了酒楼，我再对你细说吧。

好的。

谢榛把自己的三部诗集、一部十四家诗选，递给卢楠。卢楠翻开看了一阵。对谢榛说，格贵雄浑，句宜自然。兄长之诗，有孟郊之苦吟。此习不改，恐怕刻削有伤元气。

谢榛说，作诗之前，我往往静卧，一任思绪流转。构思既快，下笔又疾，难免有思考不周之处，这也许是我作诗的病根了。数改求稳，一悟得纯，子美所谓新诗改罢自长吟是也。而老弟之诗，在思、写两方面比我还快。如果经过一晚上的构思之后，再加思索，就是无瑕之玉了。

卢楠说，我作诗，都是提笔一挥而就。虽然想求疵而治，则不可得；因为水平就是这样，怎么办呢？

谢榛说，老弟之诗，直写胸中所蕴，因气而胜，专效背水阵之法。虽然时间长了能够熟练，但未必十分完整。老弟之作，是以仙丹疗治人间百病。我的诗，如扁鹊诊脉、用药不失病源。

卢楠说，我的嘴笨，说不过你。我们可以带上笔墨纸砚，酒后各赋三首，以见短长。

谢榛说，我找一家有文房四宝的酒楼就是了。

好！好！

谢榛看到卢楠虽经磨难，于诗文上仍然有一股不服输的豪气，十分喜欢。于是，二人大步走出家门，走进一家相当讲究的酒楼，开怀畅饮起来。谢榛对卢楠说，前几天，我接到徐中行的一封信，说李攀龙到顺德来做知府了。

噢，顺德离安阳不远，你抽时间可去看他。

谢榛没说什么。他与李攀龙之间的不愉快，不想对卢楠说。于是，他岔开话题，又谈了一阵子陆光祖，不苟言笑、办事认真的陆光祖。

喝到半成，卢楠果然技痒。谢榛让店家拿来文房四宝。卢楠捉笔在手，饱蘸浓墨，极快地写出三首古体：

伯阳柱下史，曼倩金马门。大隐在朝市，何劳避世喧。和璧与隋珠，慢藏盗斯存。投售一失所，按剑足已捐。徒为悯丹心，悲来胡能言？

逸翮奋霄汉，高步躐天关。褰衣在椒涂，长风吹海澜。琼树系游鱣，瑶华代朝餐。恣情戏灵景，静啸谐鸣鸾。浮世信清浊，焉能濡余翰。

幽人何仿佛，乘化游丹溪。云裾佩琼璫，焱毂驱苍螭。揉弄绿萝烟，蹀躞紫霞辉。薄言仁山椒，璨齿修羽仪。高举谢尘寰，长揖答夷齐。

谢榛认真看了，心中暗暗佩服。卢楠虽然遭受那么多年的牢狱之灾，但脑力并没有受损。这让谢榛很感欣慰，由衷地说，次梗之才，我不及也！

卢楠笑笑，说，茂秦之诗，长在近体。我在近体上就甘拜下风了。茂秦，你随便写几首。

谢榛摆摆手，说，我没有你这样快捷的才思，还是不写了。（未完待续）